感焉如已之生不得時耳

諸儒述槩天集九卷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學録茂名同寅馮名望校

二經說經 禮記

曲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

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檀弓○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轂為律身為度也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于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為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于道志于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于君命而乃行私情于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王制○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主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

記未必是也

月令○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

大傳○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于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于人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爲花樹帛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通耳

令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歇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母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

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必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樂記○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穀須得律律不得則中穀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于自然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于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維此為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今尺長于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于律律取黃鍾黃鍾之穀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穀考之須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用三等節子節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為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

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于地而人成形于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籍尚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

儒行○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所言有如是者否

內則○內則謂請醊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表記○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射義○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冠義○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歆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昏義○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用之自是人情不相稱兼亦與古今風氣不宜禮時爲大亦須隨時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豈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如數世而後成亦只因時而已若不隨時一箇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了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夏殷周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夏時之類可從而從之盖古今人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年今豈有此人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今豈有此人故俎豆簠簋自是不可施于今時不同也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知言結髮爲夫

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乎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問士未仕而婚用命服禮乎曰婚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謂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說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耳非隨陽之物

喪儀○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于何處

有死而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而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腹瘇背

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正叔常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人所奪不致耕犂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于其穴安夫婦之位坐于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于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正叔言某家治葬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盖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于前今乃爲之于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襍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也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

師豈可一槩服制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而已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夫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親死而已却恝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而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舂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者服是也異姓也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為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

報之也若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他舅姑安得伸已之私

八歲爲下殤十四歲爲中殤十九歲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

嘗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生也奉養如之何其亡也安厝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冊

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狥已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于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耳伏願冥器所需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鉄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

刋之金石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傍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豈有陛下厚其親而臣反欲薄其君者乎誠以厚于先帝無厚于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況于園陵不可窮深極遠以慮之乎

問喪止于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于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三祭○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又有所不能祭耳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于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其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是長惰慢之志不若

使之祭猶愈于已也

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数疏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而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其前是為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于大祖廟群廟之主合食是為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為得用天子禮樂故于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當言有事吉禘于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于員丘而配以祖陶匏稿鞂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于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

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並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存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

之可也

按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于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荊棘淆亂梧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賣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

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于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絜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絜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姑婦生無共坐○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

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于壯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品坐席皆不可襍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狹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于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則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每月朔必薦新四時祭用仲月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祖妣配于廟中正位享之祭先

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常祭止于高祖而下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忌日必遷主出祭于正寢盖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廟廟中異位廟必有主其大畧如此且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于奉生者至于嘗新必薦享後方可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数件雖幼者可漸使知禮義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用九奠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于陽陽無有之間故酒必灌于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献則撤去可也

凡祭必致齋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咲語齋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来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祭起于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是皆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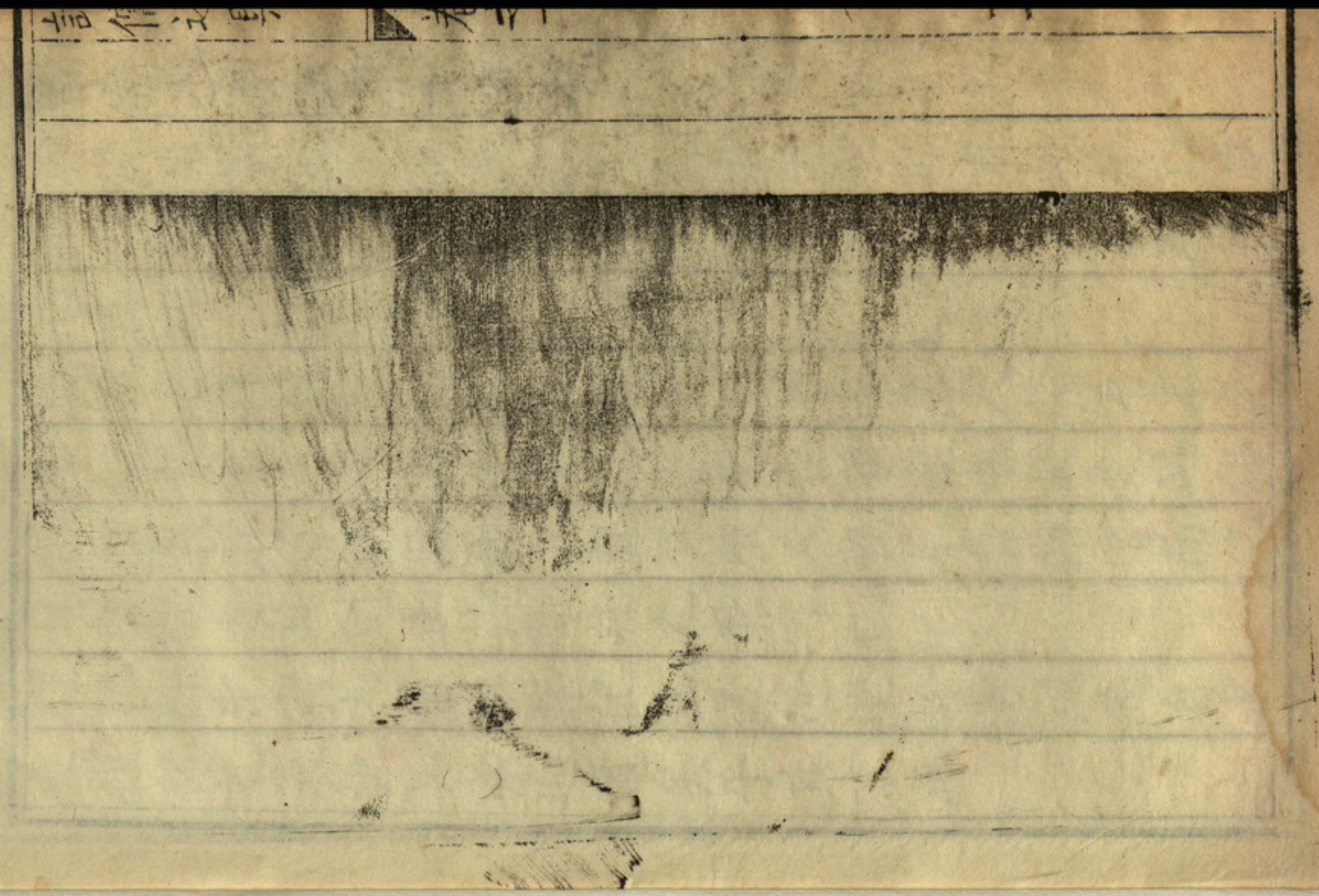
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曰庶人祭于寢今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諸侯之制矣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揔論○周禮不全是周公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

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為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周禮有復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仇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